

《道德經》名言、綱要

上課地點：大鑑禪堂，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

第七堂課之三

梁寒衣老師撰筆，林淑嬌聽寫

(《道德經》弘法第7堂，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授課錄音)

◎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

- 不重視、標榜難得的貨物，人民自然不致為盜為賊。本章談的是「為上者的文化態度、價值取向和社會制約」(也是一種由上而下的「藏識制約」)。不視古董、古物、名畫、名錶……為奇珍，自然，便不致有人盜採吳哥窟，盜挖古墓、古墳，盜砍神木、老檜、寶礦等等。正因在上者有此嗜味，有此風尚與流行，為下者為換取升遷、名祿，才會不惜重資「重賂」，不擇手段地蒐羅、鑽營、與竊取。
- 「盜」有無數種：穿牆入戶的偷取，是盜。苛征暴斂、巧取豪奪，輾轉剝削，也是盜。「盜」的根本來源，即是「貪欲」。「難得之貨」即為重量級的釣餌。
- 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(季康子厭患國中盜賊猖獗，就教於孔子)孔子對曰：「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意思是，為上者若無此欲求、無此取向，就算打賞、請人民作賊，他也不要！
- 重點是「文化價值與文化制約」的問題：〈憨山註〉比喻，即如以珍貴的隋珠投擲鳥雀，鳥雀必漠然飛走，在於，牠不要啊！牠不視之為「珍寶」與「可貴」。
- 意即，倘使一個文化視黃金直如石塊、泥土，那麼，即使黃金掉了滿地，也直如屙了滿地黃黃牛屎，無人肯彎腰去撿，更何況「盜」了！(黃金的價值，其作為世界性的貨幣，也無非人類所創設出的量尺……一切奇珍、名品皆如此；價值與風潮，本是人為創想、鼓動、制約而來。而為獲得此「難得之貨」，便形成「需錢恐急」，不惜為「盜」、不惜為奴役之態。)
- 舉例，張愛玲〈色，戒〉中的粉紅鑽石。
〔〈憨山註〉：「貴難得之貨，好利也。利，盜之招也。」〕

◎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

- 「可欲」，指愛染、欲求、渴望的事物。六祖道「外若著相，內心即亂」：一旦著「相」，內心則動亂；大著，大亂；小著，小亂。而「可欲」——可愛、可欲想的事物，更激使生命朝思暮想、動盪不安。胸中燒燃，只是想「有」、想「獲取」！
- 廣告的運作，即是「透過密集的播放，創造出強烈的『可欲』，於識庫落下大量密厚的藏種」，於是你一到超市便會下意識拿起某種廠牌的米、或某

種口味的冰淇淋(緣於一整個夏日，電視皆以高頻率播放著，不吃它，你似乎失去了一整個夏日)。

- 所以「欲望」是被創造出來的，坐在電視機前，看著廣告、看著購物頻道，人們將發現自己「匱乏」很多東西：所有廣告皆告訴你，擁有這個那個，你將變得更幸福、美麗、自由、而快樂……而你發現，你缺乏這個、又需要那個……於是開始擔憂、焦慮、憤怒起自己的「不足」與「匱乏」(但，原本無事，只是坐著在看電視啊！)——而這就是「創造性的匱乏」，愈創造，愈匱乏！「可欲的範疇」愈泡製，愈巨大，愈顯無盡無邊，永難滿足……而非洲山野住民並不然，只要擁有一只能出水的水龍頭便很高興，並不需各種千奇百怪的造型；在於他無此創造性的欲望和想像力。
- 無止的動亂與逐獵，僅是徒增傾軋與苦惱。由是，欲獲致心靈真正的平安與清寧，則是「關閉可欲」：不製造、亦不創想出更高的物欲和「匱乏感」來擾動人民；僅擷取簡淨必需。

◎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

- 此是老子治國的「虛/實之道」，即「該虛的虛」、「該實的實」：「虛其心」使心靈復歸本然的虛寂，無須更創設出更多惑亂人心的幻念與欲想(無以滿足的物質欲念和「創造性的匱乏」)。「實其腹」，須餵飽人民，決不許「餓」！亦決不許「野有枯骨，路有餓殍」。基於「民以食為天」，士農工商、百家技業，若處於饑餓邊緣，絕不可能荷担本務本業，國土國族也勢必凋萎。
- 「弱其志，強其骨」，此四句相聯，常被視為老子的「愚民政策」，誤以為僅是想將人民養得胖胖壯壯、魯魯鈍鈍，如雞鴨牛狗一般，了無懷抱與志氣。關鍵在於「志」的解釋——「志」究底是什麼？問題是世間所說的「志」，所謂「志氣與抱負」僅是「野心、胃口與欲望」的另一代名詞，唯是鍍了金影！本質上，是同一名相的兩種開詮。且看項羽與劉邦二人看著秦王高車大馬、浩浩出巡的壯典，項羽說：「彼可取而代之！」(當皇帝，太棒了！我要取代他。);劉邦則道：「有為者亦若是！」(大有為者合當如此！)——人們或傾向將項羽視為「野心」(有「攘而奪之」之意)，而將劉邦解為「志氣」(具「鴻鵠之志」);事實上，二人的「胃口」一致，皆指涉了那頂皇冠與皇權。尤其，中國人所謂「志氣」，往往不離於「福、祿、壽、喜」、功名利祿等世俗權力權柄的富貴榮顯以及「門楣的光大」。
- 但什麼是「志」？什麼又是「光大門楣」呢？顏回的「一簞食，一瓢飲、安居陋巷」算不算「有志」呢？若諸位的孩子如此「立志」，你可能會認為「沒有志氣、出息」。
- 「弱其志」，老子了此，唯是叫人去卻剛強競逐的野心與欲想。斯皆無益於

心性真正的安泰與明靜。

- 「強其骨」，鑄鍛強健的筋骨、體魄，始能剛健剛樸、荷担本體，俯仰於天地大塊之中。當耕即耕、該勞則勞，素樸淳靜、不假依賴地長養。若病，則有無數苦，則假依賴、看護，難能獨立放曠於天地。一個國族，若人民體質唯是奢華、怠惰、病弱、而人欲高漲，則覆亡必至。
- 此四句為老子聖治的老實「固本」之道；即是智眼明擇，該虛的虛、應實的實，需削減的削減、當增益的增益；拔掉一盡撩亂、惑弄的蕪枝、葛藤，使國本如大樹般剛健柱立。
- 也是老子「簡」與「捨」的哲學：能「虛其心」，不為物欲、人欲所鼓動，則宇宙遼闊，足以開門放入宇宙大美。

◎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

- 常為誤詮為「愚民政策」、抑扼思想的更在此句。「常使民無知無欲」，應解為「無此知見與欲求」；「使夫知者不敢為」，指使具有此知見的人也不敢任意以其知見去煽惑、挑動人民，甚而帶動傾斜形成一個普世的價值文化、乃至泛濫成為整體的文化體質(佛家謂「集體積迷」)。
- 此句類於禪宗祖師強調的「但莫染污，即本來佛」：不染污，即本然清淨、本體佛性。老子穿透此「兩極變化—創造—制約—循環」的無盡歷程，凡夫一生即綁縛、框架、限制其中，而難能自由、脫解。故要求返本「但莫染污」的本淨狀態：不為此「創造性的匱乏」所激動、制約、役使；一開始，即慎明「種子」和「種子力」。
- 如所述，一個文化若視黃金如泥塊，只有五歲的小孩才會去撿拾、把玩；那麼，傻瓜！誰要蹲下來撿？當只是五歲小孩還在玩泥塊麼？
- 舉例，古老西藏有一「瑪瑙湖」，湖底五彩斑斕，全是瑪瑙岩，山民看著它絢爛的返光，也只視為自然殊獨的麗景！全然「無知無欲」，連開採的念想也未有，僅是生命的自然！一旦「知者」——外來者湧入，注入市場、經濟、貪欲、渴求便有了種種哄抬、競爭與糾葛；則民風丕變，滑移、滑墮……這是要「使夫知者不敢為」的理由：為政者自己須清正止貪，不鼓勵人民貪欲，也施設一定的閘口，避免注入更多的惡求、濫求、與貪求！使之有所裁剪、收斂，不致肆無忌憚、鑽營攘奪。

◎為無為，則無不治

- 人類的真實是「種了芭蕉，又怨芭蕉」：創設種種幻念、幻相，也自縛、役使於幻相幻網中。了然文化的種種創造性，以及種種相對的侷限性、制約性和「反挫力」，莫如回歸本然，「為無為」：根本「不種！」——放曠撒手，行使「無為」之治，不需要再「做」、再製造那麼多！正如不拍擊、製造更

多的水花水波，則本湛湛明湖——此才是「無所不治」：無不澄清、安頓的法則。也才是安閑、省力之道。

——世間用「增添法」，以為發明、創造、擁有、獲取得愈多，則愈幸福；老子卻用「刪減法」，認為寡淡欲望，只取基礎的必需，復歸本體，才可能得致真正的幸福與寧靜。他的「內聖外王」之道，始終是從「本源」出發的：叫人去看本質、本體。

——《左氏春秋》道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」(不識不知，也即老子的「常使民無知無欲」)，意思是，不緣外而求，能放棄自我的知見、識情，而回歸天帝(即自然、宇宙、天地)運行的法則〔佛家主張，泯除識心，則本佛性明覺〕；老子的「無為之治」重在減少自我的知見、妄想，不以人為的欲念為法則，而以匯歸天地的法則，為生命的向度。

——「但莫染污，則本元清淨」——這是老子無為之治的原點，也是本章的主旨：去除駢歧的人欲與物欲，隨順自然途軌，則本清淨清澈，又何須更治？(湖泊若不傾倒入大量的垃圾、渣滓，注入各色染料、塗料，則本明淨，又何須更使力去對治、廁清與除塞？又有啥須為？)

——關於治國方略，諸子百家所用的大抵是「有為法」、「對治法」、「建構法」；老子所採的卻是「無為法」、「正源法」、「解構法」，意圖恢復上古聖王的淳靜、素樸、安閑之道。治世，重在「復本」；復本，則「無為。」